

元代子部書 四卷

元
代
史料
叢刊
初編

黃山書社

太上感應靈篇圖說附錄

人生天地間凡吉凶福禍善惡得失消息盈虛之故一感應之理而已感應者其陰陽之妙用氣理之真幾歟是故吾夫子釋大易中孚鳴鶴一爻曰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違之萬化不窮感應一理所以感應者皆自心出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實感應之樞機也善則明理不善則昧理人以善爲感應則感應同乎天故曰動天地又釋坤一爻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善必有餘殃蓋以天下事未有不積而成者所積善則福及子孫積不善則菑流後世慶所以勉君子殃所以戒小人此感彼應如響斯答事理必然無可疑者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其斯之謂歟蒙嘗見善齋李先生註感應篇其善善惡惡之言如指諸掌嗣而鄭相安晚湯侯北村徐公博雅輯而爲贊衍而爲解韻而爲詩愈益明白今錢塘善士陳君實又能析條比事列圖附註揭之座右真勉人立心行已存善去惡之龜鑑三教諸經同一律令予謂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一言一行不欺心不欺人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如心之恕主一無適之敬惟恐少失其人卽是君子否則言行不相顧心口不相應不畏天戒不恤人言其人非小人而何蒼蒼冥冥懷乎可懼久聞陳氏父子皆好善知有天刑人禍出入起居恐懼修省舉頭若有神明暗室屋漏若十手十目之指視何止一鄉

之善士而止哉求余敘篇首不敢辭凡我善友尙監于
茲仇遠書

元代子部書 四卷

元初編

元史

二

六

感應篇懲惡勸善之書也世多以爲道家文字非儒者所尙又其言不能常接於心目雖前賢句爲之傳篇爲之贊長篇巨帙大字正書有束之高閣新若手未觸者遂使太上之言幾於具文竊嘗稽之於書則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於易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然則福善禍淫之理猶響之於聲形之於影雖其設教不同而所以使民向善背惡則其理未始稍異也今閱其書往往與經史脗合特覽者未之察耳於是博考經傳參合同異附註句下區別其類總二十六門纂集成圖揭於座右以便觀覽若盤孟戶牖之有銘俾得常接

乎目每警乎心不至於怠忽遺忘也願其辭詳則卷軸有限又懼覽之者憚繁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欲泛覽流觀則有前人之傳贊在苟因筌而得魚同歸於至善不遷之地則余之所望也泰定甲子上元錢塘陳堅君實自識

太上感應靈篇圖說

錢塘陳堅君實父撰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等在人頭上錄人罪過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下圖已載勸善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

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下圖已載懲惡

百七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

十事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

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

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

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

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

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

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

謂轉禍為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

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

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勸善凡二十六事

忠孝

臣事君以忠孝爲百行之原事君盡忠事親盡孝分所當爲臣子之大節

友悌

兄弟天倫也分形共氣故兄愛而友弟敬而順書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

矜孤

詩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幼而無父情實可憐撫育訓誨皆所以爲恩德

感應篇圖說

卹寡

詩云予美亡此誰與獨息夫老而無夫窮而無告者
仁人之心尤宜憐卹

敬老

書曰汝毋侮老成人以其閱世久而更事多所謂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也

懷幼

語云少者懷之所謂懷者懷之以恩德也孟子亦曰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慈心於物

隱惻矜卹於物謂之仁如鈞而不網弋不射宿啟蓋

不殺方長不折之類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莊子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麟鳳尙知不啄生
蟲不履生草況人乎

右勉孝敬慈愛

濟人之急

濟人於窘急之際猶溺而得舟倒懸而得解也以富
濟富非君子周急也

救人之危

見人顛危力能救之陰德豈可量蓋死生於此繫焉
危而不扶亦獨何心

憫人之凶

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幸有遭罹於凶災
豈可不惻然思以救之

施恩不求報

排難解紛本欲救人之急豈望報乎若責報於人則
施者不厭報者倦矣

與人不追悔

古語云何以怒許不與君子作事謀始既以與人隨
又追悔小人哉戒之

右勉周急扶危

不銜已長

顏子曰願毋伐善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夫
自衛已長士之醜行

不彰人短

子貢方人夫子告之以不暇況人有所短而欲彰之
此非重厚之君子也

受辱不怨

孟子曰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人能責己
則亦何怨之有

受寵若驚

居寵思危蓋福兮禍所倚安得不恐懼戰惕乎夫如
是則祿位可保